

偶然和棲蘭神木相遇雜感

徐佐銘*

壹、緣起

2005 年 8 月，我和中心裏的幾位老師、助理和剛畢業不久的學生一起去台北市的一家 KTV 唱歌。在這都市水泥叢林裏，我們一邊喝著冰涼的飲料，一邊盯著伴唱螢幕唱歌。我們早已脫離盧梭所嚮往的原始自然世界，青山綠水已非日常生活裏的必需品，而成了可有可無的休閒消費用品。

在包廂裏，愛唱歌的伙伴們輪流點歌和唱歌，像唱歌劇般，輪流扮演歌曲裏的角色，投入感情，發揮想像力，以求打動人心，搏取熱烈的掌聲。當失戀者唱著悲傷的情歌時，據說能夠得到心靈洗滌的效果。當愛的往事已付諸流水時，我們已經習於歌劇這般的文明洗滌，而不是到野外的小溪泡腳。螢幕上一幕幕青山綠水的畫面，都只是配角，而非主角。包廂裏眾人

的眼光聚焦在畫面中的演員，模仿他們演出劇情，唱出心聲。在歌劇的角色扮演中，自我藉由精神分裂，悠遊在一個虛擬的世界裏，而暫時忘記現實世界的煩惱。許多人相信，唱歌能夠讓人拋開煩惱。而周末午夜 KTV 店的家家客滿，就說明了人生不如意者十之八九。特別是失戀的人，當花自飄零水自流時，一縷深情無從寄，只好寄情於 KTV 了。

唱 KTV 其實蠻像喝酒，似乎吆喝三五好友狂歡共飲，眾樂樂遠勝於獨樂樂。獨自一人唱 KTV，就好像獨自一人喝酒，往往快樂不起來。范仲淹的詞說「明月樓高休獨倚，酒入愁腸，化作相思淚。」，並不是說酒不能消愁，而是休獨倚，莫獨飲。只有像酒仙李白那樣獨自一人也能樂逍遙，才能夠「舉杯邀明月」，享受月下獨酌的樂趣。眾人共飲歡唱，藉由自我的

* 本文作者為淡江大學通識與核心課程中心副教授。

集體出遊，即使神遊到一個陌生的虛擬世界，依然不孤單，不寂寞。藉由互相撫慰鬱悶的心情，能夠在出神的世界裏互相扶持。這就是 KTV 包廂的魅力，它總是特別歡迎率眾集體來歡唱，來寄情，來解憂。

每次的 KTV 歡唱，總是讓人意猶未盡，然而自我終究還是要回到現實世界，只好曲終人散。有人提議一起去旅行，一起去散心，立刻附議的掌聲四起。原本規劃十月的旅遊首選景點是太平山，無奈暑假颱風過境導致山路坍方，一時無法修復，因此臨時將旅遊景點改為棲蘭山，準備拜訪千年神木。人生充滿著偶然，這趟棲蘭神木之旅亦復如此偶然。

貳、秋日之旅

2005 年 10 月 29 日，星期六，在細雨紛飛的初秋早晨，我們搭著 43 人座的遊覽車從台北火車站出發。在圓山捷運站停靠接人以後，一行人共 31 人就都到齊了。

在高速公路上，愛唱歌的人開始歡唱，不愛唱歌的人則閉目養神。沿著濱海 2 號省道，遊覽車繞過了三貂角，壯闊的太平洋迎面而來，一望無際。龜山島在層層雲霧中，隱約可見。在東北季風的狂掃下，一波又一波的海浪拍打上岸，衝撞岸邊的岩石，讓人依稀見識了蘇東坡所說的「驚濤裂岸，捲起千堆雪。」的景象。

不久，我們來到了北關海潮景點。這裏到處都是海蝕地形豆腐岩，令遊客們驚

嘆不已。質地較脆弱的岩石，在亙古的海蝕與風化的過程中逐漸凹陷崩塌，但質地堅硬的部分卻依舊頑強抵抗。該同情海蝕部分的脆弱？還是該讚嘆完璧之堅強？還是該感嘆天地之不仁？比起這些海蝕地形，人生顯然更加脆弱，在歲月的刻劃下，終將被磨為無形。人生的幾番浪潮，美麗的浪花終將歸於寂靜。望著玄之又玄，深不見底的海水在岸邊湧動，不禁感嘆，在這萬丈紅塵中，要悟得人生的意義，還真是深不可測。

在礁溪吃過午餐以後，我們來到了橘之鄉蜜餞形象館。以金棗為代表的蜜餞，立刻帶動我們的採購潮。傳說兩千多年前的中國就已發現蜜餞的秘密，原來掉進蜂巢裏的果子由於蜂蜜的浸潤而得以保全不爛。這偶然的野外觀察，不但為老饕的人類增添一種食材，還為古代的爱情，憑添一種浪漫。貴族的女子親手做蜜餞，送給進京趕考的心上人，不但能夠讓心上人在長途跋涉中解饑，而且還象徵甜蜜的餞別，據說這就是蜜餞二字的由來。

吃過蜜餞以後，我們原本要去走松羅國家步道，但此時風狂雨驟，把大家都淋溼了，只好中途而返。黃昏時節，我們住進台七線上的一家山莊。

大約有一百人左右的遊客住進這家山莊，儘管雨聲不斷，但大家的遊興絲毫不減。在微寒的秋夜裏，熱鬧的氣氛為熱騰騰的晚餐加溫。飽餐一頓以後，有些遊客在餐廳附設的免費 KTV 伴唱設備下唱起歌來，我們稍微休息一下以後，來到山莊二

樓的旋轉咖啡廳喝飲料。在這深山裏，居然會有旋轉咖啡廳，實在令人驚喜！更意外的是，這個旋轉咖啡廳是蓋在二樓，它的旋轉動力是靠水力推動浮桶而達成，不但環保，而且令人印象深刻！喝完飲料，吃過零食以後，大家回到寢室，準備洗澡睡覺。明天一大早，我們即將去拜訪棲蘭神木，或許太興奮，以致於一時睡不著。

參、棲蘭森林遊樂區

2005年10月30日，星期天，我在朦朧的天色中起床。吃過早餐，我們搭遊覽車到另一個山莊，換乘20人座的中型巴士，準備前往棲蘭森林遊樂區。

由於細雨加上林間霧氣，車行在蜿蜒曲折的產業道路上，彷彿身在五里霧中。司機直說今天天氣不好，什麼都看不到。但是我們仍然興致高昂，因為雨中的森林會有不同的景象和趣味。忽然想起蘇東坡的詞「莫聽穿林打葉聲，何妨吟嘯且徐行。竹杖芒鞋輕勝馬，誰怕？一簑煙雨任平生。」，我們雖然沒有蘇東坡這般瀟灑和野趣，但一想到上友古人，心情不禁愉快起來。在人生的旅途中，也不是天天晴空萬里。雖說秋風秋雨愁煞人，然而轉換一種心情，試著雨中作樂，反倒能夠體驗晴空萬里所沒有的雨中樂趣。

車行一個多小時以後，終於到達棲蘭森林遊樂區了。林區的氣溫大約是攝氏15度左右，微寒，細雨斷斷續續。我們沒有

竹杖，但是有雨傘；沒有芒鞋，但是有球鞋；沒有簑衣，但是有夾克。我們的背包裏沒有酒，但是有礦泉水和零食。

有位義務解說員當大伙的嚮導，她率領大家走在石階步道上，沿途觀看並解說神木。棲蘭森林遊樂區網站上的資料說，神木步道區共有51棵神木，每棵都根據數齡的相仿，而以一位歷代偉人命名，每棵神木都超過400歲。然而，解說員告訴我們，最年輕的神木有380歲，最長壽的有兩千多歲。

從網站步道地圖資料看來，在這51棵神木裏面，最長壽的應屬命名為孔子的那棵紅檜。但今天我們並沒有看到這棵，或許是它離步道太遠，在雲霧飄渺中難窺其貌。

按照樹齡的相仿，這棵命名為孔子的神木，歷經春秋戰國、秦漢魏晉南北朝、隋唐宋元明清，以及中華民國的朝代，屹立長達兩千多年之久，目睹幾番的朝代興衰，看過無數的悲歡離合。它不只是樹「精」，而是「神」木了！

Discovery曾拍過一部影片《樹的樂章》(In Celebration of the Tree)，片頭說：「如果要以一種獨特的生命象徵來代表地球的活力，那便是樹。樹是地球上最高、最大且最老的生物，它哺育我們的靈魂，維持生命並提供庇護。」這幾句話並不誇張，因為片中拍到美國加州一處的狐尾松，樹齡超過四千歲，迄今其幼苗仍不斷地從枝頭冒出。從影片看起來，這棵狐尾松並沒有高聳入雲，然而其生命之長

壽，的確是令人驚異不已！除了無生命的東西，像岩石以外，的確在地球上再也沒有其他的生物比神木更長壽。自古以來，長壽一直是人類的夢想與渴望。尤其在戰亂的時代裏，生命朝不保夕，隱居山林，延年益壽，更成為人生之所寄。魏晉玄學的興盛，桃花源的想像境界，將人們從痛苦煩惱的現實世界，帶領到一個虛擬的樂園。古詩十九首充滿著對短暫生命的無奈與悲痛，以及對長壽的極度憧憬。

在古詩十九首當中，最能夠呈現這種深沉的人生感懷者，莫過於第十三首：「驅車上東門，遙望郭北墓。白楊何蕭蕭，松柏夾廣路。下有陳死人，杳杳即長暮。潛寐黃泉下，千載永不寤。浩浩陰陽移，年命如朝露。人生忽如寄，壽無金石固。萬歲更相送，聖賢莫能度。服食求神仙，多為藥所誤。不如飲美酒，被服絜與素。」在這首詩裏，作者感嘆生命之短暫，飄忽不定，無法長壽如金石。令人好奇的是，作者並沒有羨慕神木，而嚮往金石，這是否意味著，神木雖然可以長壽千歲，卻終究會一死？然而，如果自我可以選擇「永續經營」其同一性的話，死後變成金石，雖然能夠「不死」，卻也是「不生」，成為沒有生命和沒有感覺和知覺的「無生物」，此時的自我會是怎樣的一種感受呢？

從古今中外的玄學假說看來，人死後變成金石，只不過是一種感嘆，而非真正的夢想。真正的夢想並非死後成為金石，更不是死後成為「永恆的虛無」，而是

朽的靈魂轉世再生。永恆的虛無，對絕大多數的人而言，才是死後最恐怖的世界。人們寧願「相信」有「來生」，即使來生下地獄，上刀山，下油鍋，亦在所不惜，因為人們相信藉由生命的輪迴，終究會輪到另一個美麗幸福的「人生」。人們相信，萬一死後變成一隻毛毛蟲或一株小草，也比永恆的虛無要好。

然而，如果死後有幸進入另一個人生，那麼這究竟有何值得慶幸之處呢？自古以來，許多哲學家 and 宗教家不是常說人生短暫又充滿煩惱嗎？那麼，人生又有何意義呢？

大哉問！人生究竟有何意義，正如死後究竟有無來生，自古以來就早已成為亙古之謎，難以參透之奧秘。其中一種廣受歡迎，符合常識觀點的假說就是快樂主義（hedonism）。儘管快樂主義有許多變形，從自我主義（egoism）到功效主義（utilitarianism），從利己主義到利他主義；然而，其原始而一貫的精神「追求快樂，避免痛苦。」，可以說是歷久彌新，不曾衰退。

如果自我可以依據自由意志，選擇死後的生命樣態，那麼變成一棵神木，將會如何呢？我們是否有好理由去證成它是一種好選擇？

讓我們這樣想。成為神木，而非金石，它的最大好處是能夠「感受快樂」，但同時，它也要「承擔痛苦」。植物活著，會有什麼快樂呢？假設植物也有自我意識，那麼它有可能會像人類一樣，感受

利己的快樂與利他的快樂。下雨的時候，植物就像喝水一樣，得到解渴的快樂。日出的時候，植物吸收二氧化碳與水，經由光合作用而產生葡萄糖，就像吃早餐與吃午餐一樣，得到進食的快樂。這些都是利己的快樂。

植物也有利他的快樂。在生態系統裏，植物被稱為生產者，它是食物鏈的最底層，提供動物這些消費者的營養來源。植物取得營養方式稱為「自營」，因為它靠光合作用就能自己獲得營養；動物取得營養方式稱為「異營」，牠必須靠「消費」或稱「掠食」，才能夠獲得營養。馬牛羊這些草食動物，其生存依賴植物，可說十分明顯。即使像獅子老虎這類的肉食動物，在牠掠食馬牛羊時，也可說是間接依賴植物。植物這種「犧牲型的利他」，蠻像普渡眾生，可說是功德無量。

對人類這種動物而言，植物所提供的好處，可說是多元的。生態學家凱勒（Stephen Kellert）曾歸納人類可以從九種觀點，來看自然的意義和價值，分別是實用的、休閒遊憩的、生態的、美學的、象徵的、支配的、養寵物的、演化同源的、否定的。在《樹的樂章》這部影片裏，很巧合的，呈現這九種當中好幾種的價值觀。以實用的觀點來說，樹木可以吸收二氧化碳，減緩溫室效應；它還會釋放氧氣，讓我們享受森林浴的神清氣爽。當人類吸收氧而排出二氧化碳，樹木吸收二氧化碳而排出氧時，可說是「互惠型的利他」。許多倫理學家相信，利他主義的根

本來源應該還是利己主義，而互惠型的利他，不但證明了這個觀點，同時也為利他主義提供堅強的動力和基礎。然而，凱勒指出，如果我們總是從實用的觀點去看植物，那麼可能會有後遺症，因為有可能會過度砍伐而造成植物的絕種。生態學家陳玉峰和許多環保人士和團體，多年來奔走疾呼要停止砍伐棲蘭神木，建議成立馬告國家公園，就是要批判這種「犧牲樹木，利於人類。」的實用觀點。

在凱勒所提到的九種價值觀當中，休閒遊憩的、生態的及美學的這三種觀點之間，具有微妙的關係。近年來，「生態旅遊」逐漸成為一種旅遊的模式以後，支持者與反對者之間的論戰可說方興未艾。當棲蘭森林遊樂區在 1990 年開放神木園步道以來，實際上就是定位在生態旅遊的方向。反對者認為，「遊樂區」三個字是在標榜休閒遊憩，而非著眼於生態保育，如此棲蘭神木在大量遊客蜂擁而入的情況下，仍然有可能會遭受破壞。然而，棲蘭森林的經營模式，如同國家公園的經營模式一樣，當它想兼顧「生態保育」與「休閒遊憩」時，就註定了，所謂的兩全其美，也會變成兩面不討好。正如《壯麗的美國國家公園》這部影片裏所呈現的，最堅決主張生態保育的人士會認為，封閉園區，禁止遊客進入，才是「真正的」與「最佳的」生態保育之道；但主張休閒遊憩的人則認為，這樣做簡直就是剝奪人類與野生動植物親近的機會。

肆、尾聲

從神木園步道入口開始，我們看到的神木都是紅檜。解說員告訴我們，園區裏的神木大部分是紅檜，只有少數幾棵是台灣扁柏。一路上撐著傘，小心翼翼地走在石階或木階上，一棵棵高聳入雲的紅檜映入眼簾，引起遊客一陣陣的驚呼聲。我拿著出發前從網路上下載列印的神木園步道地圖，一一核對眼前的神木。每棵神木旁邊的告示牌標示著一位歷代偉人的名字，但這看看就好，不用太認真會獲選的古人是否為偉人。儘管獲選的偉人裏有許多哲學家像孔子，可是卻沒有老子和莊子；獲選的偉人裏也有許多詩人和詞人，卻沒有杜甫和李白。

走到神木園步道的後半段時，我們終於看到台灣扁柏。根據網站上的資料，園區 51 棵神木當中，只有命名為關羽、朱熹、岳飛和鄭成功 4 棵神木屬於台灣扁柏，其餘的都是紅檜。台灣扁柏跟紅檜長得實在是很像，若沒有告示牌標示或是聽解說員解說，乍看之下會以為同一種。解說員說台灣扁柏俗稱「厚殼」，筆心直立，不中空，因此是上等的傢俱建材，勝過紅檜。啊！我終於懂了！棲蘭神木之所以號稱世界上現存台灣扁柏生存面積最大的區域，陳玉峰之所以極力呼籲搶救，是因為台灣扁柏不但是神木，而且還是台灣特有種植物，只此一家，別無分號。然而，棲蘭山的神木歷經日據時代和中華民

國政府長年的砍伐，已經所剩無幾了。每棵神木都必須歷經風霜，才能長命百歲或千歲，但只要人類以刀斧相向，它們就難逃壽終正寢。

在這 51 棵神木當中，最年輕的是命名為鄭成功的台灣扁柏，樹齡大約有 380 歲。由此可見，這些神木即使沒有目睹魏晉南北朝的戰亂，也都見證了荷蘭、西班牙、明鄭、清朝、日據和中華民國的年代。我想起在台東的史前文化博物館裏，曾經看到一個告示圖，推測台灣最早的居民可能上溯到 9000 年前的左鎮人。然而，不論左鎮人或現今的台灣居民，沒有人能夠像棲蘭神木活得這麼長久。

現今我們所看到的棲蘭神木，可說是劫後餘生。當人類從實用的價值觀，轉向休閒遊憩的、生態的與美學的觀點時，我們這些「生年不滿百，常懷千歲憂。」的人類，偶然又跟神木相遇了。如果神木有靈，不知它是否會同情人類生命之短暫？還是羨慕人類有兩隻腳能夠享受到處趴趴走的樂趣？

美學理論上有所謂的「數大便是美」，參天神木一如宏偉的宮殿，總是贏得驚嘆的掌聲；而陽明山國家公園裏夢幻湖中的台灣水韭，它雖然被生態學家封為「台灣國寶級植物」，卻很少獲得遊客的歡呼。我忽然想起，如果沒有這次的偶然旅遊，那麼神木與我是否會像王陽明所說的「在心中同歸於寂」呢？